

Famous Writers vs. Famous Writings

上海图书馆 上海作家协会 编

约会名著

钱理群 孟繁华 主编



这是由一批著名作家撰写的对名著的解读，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出发，通过对名著的解读来演绎当代的精神生活

上海三联书店

上海图书馆 上海作家协会 编

Famous Writers vs. Famous Writings

约会名著

钱理群 孟繁华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约会名著 / 钱理群等主编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
2005.8

ISBN 7-5426-2150-5

I. 约… II. 钱… III. 文学—作品—简介—世界
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0361 号

约会名著

主 编/钱理群 孟繁华

责任编辑/朱慧君

装帧设计/范桥青

监 制/林信忠

责任校对/童 奕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/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版 次/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1/32

字 数/4000 千字

印 张/19.25

印 数/1—5000

ISBN7-5426-2150-5/G·731

定价 34.00 元

怀着欢度盛大节日的心情去阅读经典

——《约会名著》序

钱理群

本书是上海图书馆和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“经典阅读”讲座的讲稿汇集，编者慧心独具地将其命名为《约会名著》。将阅读经典看作是与经典作家的一次温馨约会，这既充满诗意，又非常贴切，是道出了许多读书人共同的阅读体验的。我自己就说过这是与思想、文化巨人的心灵的对话与交流，讲的也是类似的意思。而且我注意到，许多讲座的主讲人在演讲的一开头，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经典阅读的愉悦，仿佛这是进入经典的一个前提。这就颇耐寻味了。

著名作家王安忆这样讲道——

“真要去读书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兴奋，仿佛自己将面对一个很盛大的节日，非常的愉悦！我觉得自己要开始过一段‘好’日子了。……我觉得好有福气，可以生活在文字这么充盈的世界，可以有这么多书让我去读！当我一本一本地去读，基本上是两天一本、一天一本，我觉得这近乎是一种‘奢靡’！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沉迷在这样的快感里面？”

另一位上海作家赵丽宏则说他“读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是一

❀ 约会名著 ❀

次美妙的精神漫游”——

“在一个个寂静的夜间，独自静静地品读，静静地走进普鲁斯特的世界，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灵怎么繁衍、成长为一个阔大幽深的花园。”

儿童文学家秦文君更直截了当地说——“我觉得解读马克·吐温写于1876年的这部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。”

本来这里讲的都是阅读的常态与常识，但听起来却有久违之感，原因是这些年在应试教育下的急功近利的阅读，早已败坏了年轻一代的阅读胃口，读书，特别是阅读经典，成了苦不堪言的事情，人们已经不能想象，甚至不能理解，读书能够使人“兴奋”与“沉迷”了。于是，就有了“怀着欢度盛大节日的心情去阅读经典”这一命题的提出，这不过是要恢复阅读所本有、应有的愉悦性与审美快感。但这又确实是走进经典的第一步。

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：阅读，特别是经典阅读，为什么能够给我们以愉悦？这又是怎样一种快感？——这是阅读学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，这里也只能就我所读到的几篇讲稿所涉及的几个方面，略作一点发挥。

昆德拉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的译者许钧教授说，他来到上海图书馆讲坛前，心里“非常忐忑不安：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的人关心文学？因为文学所代表的就是梦想，就是冒险，就是去寻找被锁在塔里的美人”。王安忆在她的演讲里也谈到小说“它不是为我们的现实画像，它是要创造一个主观的世界”。他们强调的都是文学所创造的是不同于人们现实生活的“另一个世界”，一个表现人的精神追求、梦想的主观

世界。这或许不是一个关于文学的准确定义，但却是有道理的。我由此而想到文学作品的阅读（恐怕还不只是文学阅读），它正是引领我们进入“另一个世界”的秘密通道。在我看来，人是要有两种生活的，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之外，还要有通过阅读与其他方式、途径建立起来的精神生活。前者是受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，对于阅历尚浅的学生更是狭窄而有限的；但后者却可以打破时空界限，自由地穿梭古今中外，漫游于人类所创造、拥有的一切文化空间，在阅读中重新经历、感受书中的生活，这就极大地扩展了自身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。而阅读经典，更是和创造了人类与民族精神财富的大师、巨人对话、交流，自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，从而极大地提高自身精神生活的质量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可以说，在学生阶段，后者——通过阅读与学习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，是更为重要与更带根本性的；这样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，尽管需要经过今后一生的实践，不断注入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，才能真正化为自我生命的有机组成，但在人生起点上，就通过阅读，打开一个足够辽阔的文化空间，从而达到精神空间的扩展，这对终身发展中生存空间的扩展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。而对于生活在物质与精神极端贫困的现实泥沼中的人们来说，这样的阅读，甚至能够起到精神自救的作用。记得小时候读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，印象最深的，就是这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伙计，躲在阁楼里彻夜读书的情景；正是通过读书，使他知道另一个广阔、自由而高贵的世界的存在，使他得以冲破弥漫周围的小市民气息，坚持着对精神的崇高与独立的不懈追求，最终成就了作为作家的高尔基。阅读之所以能够起到对人的提升作用，就在于它能帮助人超越自身生活、眼界、知识、思想

❀ 约会名著 ❀

……的局限,进入一个未知的,却又是人所向往的,更为自由的天地。正是这样的超越性与自由感,给我们带来了沉迷其中的无限愉悦。

儿童文学家秦文君在解读马克·吐温的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时,始终把重心放在对马克·吐温本人的解读上,她强调人们所称赏的马克·吐温作品中的幽默,是作家“发自骨子里面透视出来的幽默”“都是建立在直觉上的,这种直觉实际上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”,是“随性而动”的。这里所分析的文学作品与作家天性的关系,是很值得注意的。在我看来,这正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与一般的作家、作品的一个重要区别。这同时启示我们,阅读文学作品,特别是文学经典,其实就是在读人,作品的魅力,根蒂上是作家其人的魅力。我们讲“约会名著”,准确地说应该是与文学大师本人约会,名著只是一个中介,即所谓“读其书而识其人”。秦文君还说了一句话:“我觉得一个作家其天性里面要有一些单纯、诙谐、幽默的东西”,这也很重要。我们不难发现,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家、文学大师,都有这样的天性,他们的作品也把这样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,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星斗其文,赤子其心”。而这也正是经典阅读的特别吸引人之处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,由于几乎是无法把握的种种原因,我们变得越来越粗鄙,冷漠,世故,早已失去了人的本性应有的单纯与幽默。但我们又不安于这样的自我异化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完整地保留了人的天性的文学经典,就自然成为一方心灵的净土,我们可以在那里寻找失去的生命之根,净化自己的心灵。阅读经典,常常会使我们进入单纯而明净的生命的沉潜状态,这同样也带来了难以言说的愉悦。
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阅读经典时始终是轻松的,而

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沉重感。许钧教授说得好：我们叫是“从各自的生存状态出发去理解作品”，总是“联系自己的生存，寻找小说阐释的可能性”，因此，我们在阅读经典时，不能不“联想到自己的存在”。而由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据高峰地位的人的存在与文学的存在，这样的联想与参照，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压力，难怪王安忆在她的演讲一开头就说，在她的阅读世界里，有两座大山，一座是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一座是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并且说自己“必须来面对这两部巨作”。许钧教授还告诉我们，王安忆曾说，她对昆德拉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“感到不安，它几乎成了我理解力的一个障碍，我不相信它只有自己所能看到的那些，可除去那些，我又真的看不见别的”。这样的面对“大山”的责任感与沉重感，以及自我置疑与不安，都十分真实而感人。但或许正是这样的阅读心态，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境界，提升了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。这样的提升，常常发生在攀登高山过程中的某一瞬间：经典著作中的某一段描写，甚至是某一句话，会突然直接打动你的心灵、意识和良心，如雷击般给你以震撼，又有如闪电照亮你的生活，使你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我与世界，甚至会改变你的生命状态与选择。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阅读中的高峰体验，它可遇而不可求，而且为数不多，但只要有几次，甚至只是一次瞬间爆发，就会永远难忘，并对人的一生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经典阅读的真正魅力所在。

我们现在终于明白，阅读，特别是经典阅读，给我们带来的愉悦与审美快感，是非常丰富的，真正如盛大节日那样缤纷多彩；我们提倡“怀着欢度盛大节日的心情去阅读经典”，这也是一个理由。

最后,还想就王安忆与读者对话中涉及的一个问题,再说几句。王安忆谈到在我们因为科学的进步而获得了很多东西的同时,也会取消很多东西,这是一个及时的提醒: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阅读问题的症结所在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:今天的文本阅读,特别是经典阅读,正面临着迅猛发展、普及的影视与网络的巨大挑战,这确实是今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疏离文本与经典(即所谓“少爷小姐不读书”)的重要原因,也确有人因此而预言文本阅读的边缘化,以至消亡。这当然是不能同意的。不可否认,作为科学进步的成果,影视与网络提供了“阅读”的新的可能性,扩大了人们的视野,我们“获得了很多东西”。同样不可忽视的是,影视与网络也“取消了很多东西”,在我看来,主要是深度阅读与个性化阅读,而这正是文本阅读,特别是经典文本阅读的优势所在。就我们所讨论的阅读愉悦问题而言,影视与网络所带来的愉悦是明显的,但同时又是表面的,如前文所分析,经典文本阅读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内在愉悦性。因此,在我们看来,影视、网络相对于文本阅读,特别是经典文本阅读,都是不可替代的,而只能是相互补充。其逻辑结论就是,越是影视与网络成为时尚,越是忽视与否认经典文本阅读成为时髦,我们就越应该保持清醒,越要提倡经典阅读,越要坚持经典阅读在学校阅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。——在我看来,上海图书馆和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经典阅读讲座,以及本书的出版,都是这样的提倡与坚持的一个难得而可贵的努力。我之乐于为本书作序,正是要借此表示我的支持,以及对主事者的敬意。

2005年7月31日写成

目

录

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赏析	王小鹰	1
《红与黑》解读	叶 辛	24
《家》的当代解读	王晓玉	51
《三国演义》管窥	毛时安	71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	赵长天	93
解读《雷雨》	陈思和	110
在文化的层面思考	孙 颢	124
关于安娜	孙甘露	149
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	胡晓明	167
还吾老庄	沈善增	187
《西游记》的文化解读	王纪人	206
解读霍桑的《红字》	马 原	230
普希金诗歌欣赏	王宁宇	245
漫谈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	钱理群	270
从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看马克·吐温 的幽默精神	秦文君	290

目

录

303	文学与电影的关系	彭小莲
336	解读《悲惨世界》	王安忆
361	我看张爱玲笔下的海派文化 心灵的花园	程乃珊
385	——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随想 理解与翻译	赵丽宏
421	——谈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	许 钧
444	钱锺书《围城》与中国现代小说	杨 扬
451	《傅雷家书》解读	叶永烈
482	所谓网络经典 人物性格的魅力和小说语言的魅力	陈 村
519	——《简·爱》赏析 飞蛾扑火	黄源深
538	——丁玲、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及其他	王周生
571	即兴诗人的永远童话	梅子涵
586	我读《水浒》	顾绍文

《红楼梦》

中的诗词赏析

✻ 主讲人：王小鹰

中国古典名著之一的《红楼梦》至今已是一个学者专门研究的课题，出现了很多的“红学”家，这部小说养活了后来的许多人，以至于今天我来解读这部作品就有很多的困难。因为我不是“红学”家，也不是《红楼梦》的研究者，我也没有看过一些考证的文章，而且我没有看过所有的《红楼梦》版本，我只看过一种版本——就是市场上最流行的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，根据程乙本（程伟元乾隆壬子，1792年活字本）作底本整理的那个版本。后来我想，就不当作是一场讲座的形式，比如我是《红楼梦》的爱好者，来听讲的也都是文学爱好者，这次就等于让我来谈谈自己的读后感，与大家作番交流。

其次，这部著作实在是太深奥了。而且它的后40回又是别人续写的，红学家们又有各种各样的评论，让我们无所适从。所以我找到一个讨巧的方法，即从书中的诗词曲赋着手加以讨论，这样的开口就比较小些，以便我们曲径通幽地走进著作的内殿。因而本次讲座的课题就定名为“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赏析”。

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，今天我讲的诗词主要限于前80

回,暂且不提后 40 回的,因为对后续的争议较大,我们要绕开争议。由于很多“红学”家之间的争议已经变为考证学,破坏了对原著阅读的审美。他们考证这首诗词到底是谁作的,那首诗词究竟印证现实生活中的什么事情……我觉得这些问题对欣赏文学作品来说,关系不大。我仅仅把它们当作一个小说的艺术品,来作一种个人的欣赏。在座的肯定有同龄人或年长者比我阅读得更深奥的,因此我不作一首诗一首词地赏析。我解读的角度定在:这些诗词在小说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在艺术上获得的成就,主要讲我对《红楼梦》的诗词在阅读后存有何种艺术感悟。

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,我对前 80 回的诗词作了一次总体上的整理,包括对联、短句、文章间的断句,我粗略统计了一下,加起来总共有 190 首左右。在《红楼梦》中,除小说的主体文字外,曹雪芹所运用的其他文体有:诗、词、曲、歌、谣、赞、谏、偈语、辞赋、联额、书启、灯谜、酒令、骈文、拟古文,等等。仅就诗而言,就涉及五绝、七绝、五律、七律、排律、歌行、骚体、应制体、联句体、拟古体等格式;题材上有咏怀诗、咏物诗、怀古诗、即事诗、谜语诗、打油诗等;方式上有限题、限韵、限诗体、同题分咏等。

曹雪芹的才能是非凡的。他能文会诗,工曲善画,博见多识,杂学旁收,三教九流,无所不晓。曹雪芹“披阅十载”方才初步完成这部心血之作,试想一下,他在推敲这些诗词曲赋上一定也下足了工夫吧?为何他要这样苦心地推敲这些诗词呢?我想从六个方面来分析这些诗词曲赋的艺术特点,以及它们在整部作品中的地位,或许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曹雪芹创作这部伟世作品的苦心孤诣。

《红楼梦》诗词曲赋的六大特点：

一、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。

为何首先说这一点呢？因为自从唐传奇开始，在我国古代的小说中作者经常喜欢加些诗词进行点缀，在古代的章回小说中较流行一种名叫“文备众体”的体裁特点，虽然是写小说，但加入一些诗词对联，一方面起到加重描绘人物、环境的作用，另一方面也显示一下作者的才能。然而这些小说中的诗词大都是可有可无的，虽在描写人物、渲染环境气氛上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与正文的逻辑发展基本不搭界，一旦拿去后照样能使小说顺畅。而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曲赋则不然，这些诗词曲赋不仅起到一种点缀的作用，还在文章当中属于小说情节的有机部分，它是跟随着小说情节的逻辑性发展的，如果你略去不看，或者你忽略它的意思，便不能将前后文意弄明白，甚至你就漏去了一部分很重要的情节。现在我来举例说明。

第一个例子：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看到的“十二钗的册子判词”，是在小说的第五回中。这些判词如果我们看不明白，或者觉得与小说情节无多大关系便跳过不理，可是往往我们就漏掉了重要部分。因为在这些判词中，曹雪芹已经把小说人物的整个秘密、性格都容纳在其间了，以至于我们省略了小部分就等同于缺少了对重点部分的贯穿了解。这些判词其实是对人物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当你看小说接近尾声时回首观之，方可明白曹雪芹对人物的塑造是早就安置好的。

第二个例子：用于描写大观园中的四季景象，很多人都会忽略而过的。其实这是略写的手笔，如果详写就要很大篇幅，通过四首诗来表现贾宝玉在大观园中公子哥儿的无聊生活，

表现出他的“富贵闲人”这一面的生活习气，起到一个情节上的省略作用，如果我们都忽略不看这四首诗的话，那就无从了解宝玉在大观园中生活的四季情势。这是情节结构上的一种省笔。

贾宝玉，一方面是蔑视封建礼教的大胆叛逆者，一方面又是过惯了封建地主阶级吃喝玩乐的寄生生活的公子哥。初进大观园，是心满意足，再无别项可贪求之心。每日只和姐妹丫鬟一起弹琴下棋、作画吟诗、斗草簪花、拆字猜枚，倒也十分快意。这“四时即事”就是他这一段生活的自我写照。但大观园不是世外桃源，它同样存在污秽、眼泪、挣扎、反抗。当宝玉渐渐领略“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”时，他就再也不能闲适下去了。“四时即事”所代表的那种生活，是宝玉走上叛逆之路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存在。如忽略了它，对全面了解宝玉的思想就缺了一块。

第三个例子：诗词在整个情节之中不可或缺的地步，有些诗赋在表面看来确实是与整个框架的内容没有大关系，比如第五回中的“警幻仙姑赋”。就是宝玉做梦，到了一个太虚幻境，看见一位极美的仙女，此女正是警幻仙姑。由警幻仙姑领着宝玉游览了太虚幻境，看见了金陵十二钗的图册。当警幻仙姑一出现的时候，曹雪芹就给了她一段长而优美的描述文字。

许多人不明白曹雪芹为何要对警幻仙姑加以重墨，所以大都越过不读。其实，我们仔细读过“警幻仙姑赋”的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篇赋怎么极像曹子建的《洛神赋》？以曹雪芹之才，描摹一个女子何必要“抄袭”他的一个1500多年前的老祖宗呢？我的理解是，曹雪芹在这篇赋中模仿曹子建的《洛神

赋》，是很具深意的。因为曹子建写《洛神赋》的用意是：曹子建爱慕袁绍的原配儿媳甄氏，曹操却将甄氏许配给子建的哥哥曹丕，曹丕却因妒忌而赐她饮毒而死。曹子建途经洛水而思甄氏，白日似梦中相会的幻想，促成了有感而作的《洛神赋》，假借洛水之神的名义来寄托自己对甄氏的相思情怀。我想，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曹雪芹写就“警幻仙姑赋”的用意——以“警幻仙姑”这个集中表现的形象，来隐喻宝玉所爱慕过、欣赏过的而又得不到的或悲惨死去的许多美妙女子的形象？！

这点是我的感觉，但是我有证据的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三回“闲取乐偶攒金庆寿，不了情暂撮土为香”，这一节是为王熙凤作寿，有一个很巧妙的细节：大家都在拍王熙凤的马屁，作寿嘛，但是贾宝玉就悄悄地带着书童焙茗溜了出去。宝玉想要去祭奠一位姑娘，后来焙茗就带他去了水仙庵。庵中所供的就是洛神，宝玉便说：“古来并没有个洛神，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，今儿却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。”宝玉究竟要祭奠谁？文中始终没有点明。只借焙茗之口说：“二爷的心事，我没有不知道的，只有今儿这一祭祀，没有告诉我。我也不敢问。只是受祭的阴魂，虽不知名姓，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、极聪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……”这时我看第四十三回前有两个女子已经死了，其一是秦可卿，其二是金钊跳井自杀了。但书中没有表明贾宝玉究竟是去祭奠谁的，而通过焙茗之口，我们可知他总是在怀念心中的一个所喜爱的因冤屈而死的美妙女子，因此使我觉得“警幻仙姑赋”虽看来像闲文，其实曹雪芹所安排的诗赋都有其一定的深意。

第四个例子：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安排随着封建大家族之

间矛盾的发展而展开,成为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从前后的诗中,也能领略到封建大家庭走向没落的轨迹。比如大观园中的几次重要诗会,一次比一次运调低沉。第十八回元妃省亲大观园题咏,充满着歌功颂德、歌舞升平的基调。到第三十七回咏白海棠和第三十八回菊花诗会,则是外表欢乐,而骨子里充满着许多感慨消极的情绪。再到第七十六回凹晶馆即景联句,就连表面的欢乐也由“不禁伤感”“寂然而坐”所代替,发出的更是“更残”“语寂”“声涸”“焰昏”“寒塘”“冷月”之类凄清悲凉之声。

二、曹雪芹通过这些赋诗、填词、题额、拟对、制谜、行令等活动情节,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特征,塑造了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,反映出那个时代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没落而苦闷的精神生活,表现了社会的风俗文化。

比如有关对“元春省亲”盛况的种种描写,场面被刻画得十分豪华、铺张,也不失美妙。这段描写,其实就潜伏着康熙、乾隆南巡,曹家多次接驾的影子。我们知道曹雪芹的父亲祖辈在历史上曾多次接驾皇帝,在曹雪芹描写的“元春省亲”篇章中都可以反映出,以致我们能想象得出那种盛景。

写宝玉和众姐妹奉元春之命为大观园诸景赋诗的情景,也反映了臣僚们奉皇帝之命而作应制诗的情景。人们说的“乾隆遗风”,游赏之处喜欢拟句留题、勒石刻字。此外,如制灯谜、玩骨牌、行酒令等,也都是当时极流行的社会风俗。

还有,大观园儿们经常结社做诗,起初是海棠社,后来林黛玉又重兴桃花社,前面还作过菊花诗,等等,这也反映出当时宗室文人、旗人子弟互相吟咏唱酬的社会活动,是十分贴切的表现。